



978184

左傳事緯目錄

卷十

吳闔廬入郢

鄭獻滅許

陪臣之叛

宋南蒯

齊陽虎

晉侯犯

公孫宿

左傳事緯卷十

目錄

朝六書全

諸侯叛晉

晉范氏中行氏之亡

齊悼之立

宋景滅曹

齊景之立

齊悼之立

吳闔廬入郢

卷十

左傳事緯目錄



左傳事緯卷十

吳闔廬入郢

昭十年吳滅州來合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七

吳伐楚陽句爲合尹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合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身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

左傳事緯卷十

朝令不書室

之乘身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合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

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口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一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

左傳事緯卷十

一
明亡不書曰名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

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吳人

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己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心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左傳事緯卷十

三二

朝古不書官字

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

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
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溼楚
囊瓦爲合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
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
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
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
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

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
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
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
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工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禎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九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二十九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

左傳事緯卷十

五

朝古不書令字

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身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掘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

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
聞吳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帥爲右領與費無極
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
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左傳事緯卷十

十六 朝志不書室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
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譏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
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袒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帥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熱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
人弗熱令曰不熱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
焉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
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
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

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合尹病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合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廩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帥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

左傳事緯卷十

六

朝宗書室

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帥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三十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

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倣亟肆以罷之多方

左傳事緯卷十

八朝志不書室

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針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皖二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

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

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瘴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鬻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合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

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其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左傳事緯卷十

朝示書卷十

長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詒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災帥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
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目小別至於
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
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左傳事緯卷十

十一

明宗書室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夫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
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
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
以班處宮子山處合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
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澁傷初司馬闔廬故
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乃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言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鑣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

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
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
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

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穉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師

左傳事緯卷十

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
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
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輿罷圍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
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於郢初鬪
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
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

成曰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
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
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
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
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
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
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

左傳事緯卷十

十五

卷十

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不
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

大子終纍敗楚身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于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
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 頓子牂欲事晉

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

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

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吳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蒐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舟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吳楚之爭久矣壽夢之世吳能自彊旣而巢隕諸樊闔戕戴吳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我朱方執齊慶封三年之內三尋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

吳卽乘隙而滅州來吳固非甘心下楚者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帥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王僚之能度越前人哉史記稱平王初立施惠百姓存恤國中傳亦稱簡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疆場屢警烽燧時聞卽欲息民何自而息邪城郟城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丘皇凡以保茲疆域者綢繆恐後雖然亂生於外者可禦亂生於內者難圖平王密邇讒閒喪厥大子竝誅伍奢而考厥所由則無異衛風之刺新臺賦乘舟也敗性滅倫視靈王而加穢焉幸而令終保無患乎昭王初立

左傳事緯卷十

十七

卷十

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爲雄遠逾前代而楚昭信讒寵佞猶然平王之子也吳人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旣而楚瓦貪賄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韜之怨外因唐蔡之讎用孫武白喜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君寢臣居臣室壞宗廟徙陳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誚之猶曰報其子不及其身莫釋予怨也此一役也因蔡之請託義興師五戰皆勝昭王出走較之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功尤加烈卽未嘗獻捷成周而攘夷之效高於桓文矣柏舉書子嘉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從狄然而分

災恤難中國事也晉定公不能赦蔡而授權於吳聖人惜焉
故郢不書滅所以存楚闔廬削子所以抑吳春秋之法似不
止於狄吳也昭王藉秦反國休養數年滅頓滅胡非不耀武
而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慰先君於地下吳之彊從可知矣且
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
賢者禮治無闕是以篡弒雖作勾吳卒彊端有以哉

左傳事緯卷十

十八

朝宗書室

賈季厥節無闕長也其姦雖非也吳卒聽讒亦以楚

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

而終不敵以一矢加吳慰先君於地下吳之彊從可知矣且

五張燂吳也離王薛秦又國於養還卒燂師劫其未擊

楚懼不書滅胡以存楚闔廬削子也以其吳春秋之法似不

災恤難中國事也晉定公不能赦蔡而授權於吳聖人惜焉

鄭獻滅許

成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

師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

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

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六年春鄭伯如晉

左傳事緯卷十 十一九 朝宗書局

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

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八年是行

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

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許靈公畏偏於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於葉

襄十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

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於楫林庚寅伐許

次於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

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二十六年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

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昭九年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於夷

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左傳事紀卷十

十一

朝止不書月室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十八年

楚左尹王

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

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

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

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九年

夏許悼公瘞五

月戊辰飲火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

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定六年

春鄭滅許因楚賂也

許靈公在位十受鄭兵成之三年鄭襄公一歲而兩伐之四

年鄭悼公使疆其田既又親伐之八年鄭成公門於其門九年復圍之十四年又兩伐之入其郕襄之十六年鄭簡公從諸侯兩伐之許靈往愬遂卒於楚夫訟不獲勝遷不獲避積奮請師身死不恤何其讎鄭之決也昔也穆公從齊卒於陘師今也靈公赴楚卒於鄰國同一客死而昔爲死義今爲死忿謀之不臧遠愧乃祖矣且許自齊桓既沒反覆無信往往恃楚至靈公而當楚共康之世楚亦未嘗專虘許也是以疆場之上無歲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一出師姑以慰死者而已既而許悼卽位凡楚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一一

昭宗書室

楚何嘗爲許報哉靈公遷於葉悼公遷於夷又遷於白羽許男斯遷於容城國凡四遷皆出楚命翦荆築室歲無甯居蕩析播越國本銷亡游速乘之而虜其主滅許者鄭亡許者又焉知非楚也且鄭固諸夏之罪人也居晉楚之交介在疆敵苟安已幸而迫虐許國務求逞志召陵之會許斯幸能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晉弱而俘囚之誠何心乎許既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己之不嘗藥以位與虺哭泣齟齬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賢太子死而國奚望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之託楚之愚地歸於楚而俘歸於鄭嗚呼大

嶽之肩絕矣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一一 朝不書室

陪臣之叛

南蒯

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三二 昭宗書室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真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
筮雖吉未也將滴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市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侖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
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一四 朝宗書室

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
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
許之二子曰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
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
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
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
室罪莫大焉司馬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歆及秦邁皆奔齊

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七五

朝古本晉書

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和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豐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

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臺社詛於五父之衢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年季寤公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一八

朝宗書室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闕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噓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

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軌夏陽虎歸寶王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侯犯

定十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

左傳事緯卷十

一八

卷十

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合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從

以爲寡君賜

公孫宿

定十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
二山不狙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
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
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年四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

左傳事緯卷十

一一九

明宗書室

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
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
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子服
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
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
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
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指子貢
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
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禱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傲

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讜與闔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於羸經曰公子憇出奔齊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記侯犯之叛也左氏之補經曰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夫蒯虎叛季氏犯叛叔氏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然傳不云乎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由削之也夫季氏專政僭竊公家至於公子越禮尤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

傳事緯卷十

二十一 朝宗書室

君圖湫攸先兆而謀之不終披邑資敵是豈春秋之義乎南蒯出奔季氏益用尾大孟仲從而助之昭公謀去未成而越在外野季氏既逐其君又廢其後俾先君不能正終嗣君弗克正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僭度已甚死而無討春秋痛之陽虎執國命季孫被執虎又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詛且暮得而甘心焉是時齊景叛晉伐我構難未平而虎且專政自恣從祀先公作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叛白之璋繡質之弓青純之龜任其攘竊而魯之亂極矣孔子相魯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一會而鄆讜龜陰之田來歸聖

人之所以折衝於樽俎也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
自固不可不討無何而侯犯先叛師兩圍之犯雖平而不狃
在憂未歇也仲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之故陪臣之抗
三家也亦以三都之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周公
可復奈何女樂入孔子行而成不果墮矣夫孔子生魯五十
餘年魯之君臣咸知其聖然前此不用而必待定之十年始
用之者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始迫於陽虎之徒故急召
以救亂亂已靖矣冀或附已而孔子乃使之墮私邑出藏甲
三家能不畏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
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
氏也魯既不能一日用孔子孔子豈能一日留哉孔子去矣
公誰與謀自是公室益卑三桓益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
能病孟氏也況叔季之專又甚於孟氏者乎昭公有孔子而
不能用定公用孔子而不能終陪臣交叛不能病三家而反
以病魯削弱之患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諸侯叛晉

定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

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齋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於

左傳事緯卷十

二二一 明宗晉書

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正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帥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掞衛侯之手及掞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

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
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
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
侵衛晉故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
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
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秋

左傳事緯卷十

一 四 卷十 左傳事緯

齊侯伐晉夷儀傲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
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
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
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斬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
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
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齊侯致禡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督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
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
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
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晉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
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
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
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左傳事緯卷十

二三五 朝宗書室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
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冬及鄭平

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

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甯爲無

勇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

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

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搗乃介

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於

老聶齊侯衛侯次於蘧挈謀救宋也

公哀七年春宋師侵鄭鄭

叛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九年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

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

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

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

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

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左傳事緯卷十

二二八 朝宗不書空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

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

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二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合卜不襲吉行也

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胡康侯傷晉霸之衰也以爲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

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於五氏而衛叛蒞於鄭會於夾谷

敵於黃而魯叛如是則諸侯皆叛晉勢孤矣考厥所由豈無

故而然哉善乎廬陵李氏之論之也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竝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車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咳然操方伯之命而下以

左傳事緯卷十

二七

朝宗晉室

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閔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疆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祈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諾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於鹹會於安甫矣衛則與齊盟於沙次於五氏矣魯則與齊會於牽宋則

與齊會於洮矣終則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霸乃諸

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彊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勤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牛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與

左傳事緯卷十

晉范氏中行氏之亡

昭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

左傳事緯卷十

二九 朔示書室

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二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韞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針三晉趙鞅

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寅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

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甯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左傳事緯卷十

四十一 朔示晉字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

十四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甯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玉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元

年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

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

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左傳事緯卷十

四一

朝宗書室

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人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

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
下子良授大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
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
曰曾孫蒯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
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贖不敢目佚備持矛焉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
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左傳事緯卷十

四十一 朔不書宮室

趙孟喜曰可矣傅偃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
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
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
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
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年三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

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
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四年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

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
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黶
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五年春晉圍柏人
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
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
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

左傳事緯卷十

四二

朝宗書室

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於晉詳哉其言之也晉霸衰凌諸侯

離叛嗣是而大夫亦叛要之諸侯之叛鮮不自大夫始憶昔

士鞅取貨納魯弗克荀寅求賂侵楚無功諸卿貪昧漸已成

習范中行之黷貨固不在趙鞅求貢之後也是時中國之大

如魯衛宋鄭罔不折而入於齊君孤立於上而臣交爭於下

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

伐鞅躒也不信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據晉陽寅

吉射據朝歌專殺專伐其罪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而鞅則先之且晉陽保障夙稱彊徧朝歌僅足自保未必深爲國患也乃荀士不反鞅獨善歸者趙氏之黨盛矣三家朋比爲耦孤主懼而弗敢問也於是乎以擅兵逐卿之罪舉而蔽之二氏鞅且借甲晉陽反以除惡君側之義傲然自命故得叛而歸歸而盟晉人曾無異辭焉自是晉之執政者且寥寥矣平昭之世慮晉卿之多頃定之世又慮晉卿之少趙鞅專國構怨罔休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况復戰于鐵以讎鄭討莫弘以徧周討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爲范中行之故而無關於晉國之事也愛憎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荀士之亂政又加變矣傳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趙孟之免幸爾夫亦何德之有

齊悼之立

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妣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駮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

左傳事緯卷十

四五 朝宗書堂

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闔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

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
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
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
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
鬻似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寶之工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
而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
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
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涓

年人或

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又謂
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
居於路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
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路廩之以入遂殺之

寵孽之爲害也世子不立國本動搖矣昔桓公五子爭立四

世不康當時亂政者雍巫啓方寺貂也三人卽近在君側未
必專政執國得擅生殺之柄至景公而政由田氏公在位日
久田氏得民日深縱令早建世子彼且私行愛憎聞羣子以
作難況加私昵焉是速之變也公承靈莊之後戎姬子牙覆
轍匪遠公在位五十八年弗克早圖國儲未正而嬖子是寵
積欲立荼而不能言諸大夫請命則曰姑且謀樂何憂無君
夫陽生長也荼少而賤社稷之計戒易樹子國高受其亂命
滋禍所由長也子荼之寵不過奚卓國高之貞未逮荀息而
陳乞鮑牧又非里丕之所可方則荼也殆矣先君折齒於孺

左傳事緯卷十

四七 朝宗書室

子乞也舉囊於中鬻粟孤無君豈專爲社稷哉二卿出孺子
廢避位屏居可無相尤乃悼公輒以爲言僖子泣謝朱毛贊
謀原陳氏之初志但欲廢君未必弑君而聖人必以首惡歸
之杜氏謂楚比劫立鄭家憚老皆疑於免罪而禍所由始遂
明書之以爲弑主春秋之書防微杜漸所以深惡亂賊而絕
其免罪之端也今孺子逾年爲君矣而陳乞復外求君諸大
夫遂再拜稽首而君之義符義隆不能並生昭業昭文豈容
並立其立則君也廢則讎也陳乞讎之陽生而讎之矣陳乞
啓之朱毛而弑之矣經大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春秋作而

亂賊懼直其然乎

左傳事緯卷十

四八 朝宗書室

宋景滅曹

哀七年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丯指丯大城鍾邗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左傳事紀卷十

四九

卷之十

曹於春秋最爲微弱大都從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來十有餘君凡霸主之征討會盟無役不往最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至伯陽卽位納樂大心起釁於宋衛靈公好軍旅閔歲伐之宋乘其敝而尋兵無已於是圍而入焉執伯陽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以迄於亡故春秋恥之然以時考之晉霸絕矣自救不暇又焉庇曹曹人不修厥政而辯言是聽田弋是崇孫彊一用宗祀

忽諸彼叔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哉乃負羈不用而乘
軒三百欣時功高而其子奔亡德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
長也有自來矣

左傳事緯卷十

五十 明宗書室

與也亦自來矣

傳三百想胡也高而其子夜亡

忽諸彼叔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哉

